

985398

X272
279

44.572

三个女人三个梦

周永祥
长江文艺出版社



C0167495

鄂新登字05号

三个女人三个梦

周永祥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75印张 2插页 320 000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2次印刷

数印：501—5 500

ISBN 7—5354—0537—1

I·468 定价：9.20元(精)

内 容 提 要

热情、纯情、痴情，三个女人；爱情、事业、家庭，三个梦。

夜未央，梦正长，可怕的梦魇，使她们欲叫无声，欲哭无泪，欲醒不能。

柔情如水的赵春梅与方志强青梅竹马。当她怀着朦胧爱恋的时候，方志强却与尤莉一见钟情。尤莉父母为了晋升，软硬兼施，使她嫁给了一位要员的公子。这个娇艳的女郎为了偿还情债，利用一个偶然机会与方志强幽会，不意暗结珠胎。不久，尤莉的丈夫病逝，她带着女儿来找方志强。这时，赵春梅刚从“大墙”出来。同是为了爱，尤莉带着女儿悄然离去，赵春梅带着悔恨远走他乡。

一直在方志强生活中苦苦等待的常香，在方志强酩酊大醉中，把自己那片多情的处女地献给了他。

然而，这位热情如火的香艳女郎占有的男人，已非当年那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方志强，只不过芸芸众生中万千男人中的一个。尽管如此，爱情却依然奏响了她那永恒的凯歌……

高闺梦

第一章

由南江市直开北京的红卫兵专列终于被尤莉盼来了。她脚下象生了风一样，在熙熙攘攘的人海中穿插奔跑，高举双手，旁若无人地呼叫着：“志强，我在这里！”刚跳下火车的方志强也以同样的速度向她跑来，右臂在头顶上挥舞，洪钟般的男高音在月台上震荡：“莉莉，我来啦！”

他来了。比起两年前，他又长高了一些，显得更魁梧，更富有浪漫气

质，风度也更潇洒了。

她迎上去了。她比两年前更丰满了，更绰约多姿了。

他们相迎着奔跑，把高呼“欢迎南江市战友”口号的北京红卫兵冲撞得纷纷躲闪。

两年的思念，在这一瞬间变成了现实。尤莉不顾一切地向方志强的怀中扑去，方志强舒展有力的双臂，敞开宽阔的胸怀，迎接飞过来的燕子。

无数惊诧的、羡慕的、火热的目光望着他们。

二人却在相距不到两尺的地方倏然立定了。

“你忘刮胡子了。”她扫视着他的脸，早已默念了无数遍的话一字一句都没有说出来，偏偏冒出这句不伦不类的话。方志强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只得窘迫地一笑说：“我有意留着。”“这是为什么？”“证明我已是个成熟的男子汉。”

尤莉正想说什么，有一串清丽的女声传入她的耳鼓：“志强哥，志强……”方志强在人海中看见了一张焦急的娃娃脸，便对尤莉说：“那是赵春梅，还记得吗？”尤莉点点头，便拉住方志强向她走去。“春梅，”方志强指指尤莉问：“记不记得这是谁？”赵春梅热情地伸过手去：“尤莉姐，忘不掉的。”尤莉拉住她的手不放，笑盈盈地说：“你也进京来了，志强来信还保密呢。”赵春梅脸上飞起红云，羞涩地一笑，说道：“是我不让他告诉你的，看看你见面时能不能认出我。”尤莉亲热地挽住赵春梅的左臂，边向出站口边走边说：“昔日南钢业余大学的白雪公主，一别两年，更美了。”

在北京红卫兵联络总站，尤莉待南江市代表团住下后，正准备从方志强的房间里告辞，立在方志强身旁的赵春梅机敏地感觉到，这里多了一个人，便借故说：“莉姐先别走，我去办点事就回来，我还想跟你说说话。”说完不敢看二人的眼

睛，低着头出去了。眼尖的尤莉看到了赵春梅脸上的失望和惆怅。她本想拦住赵春梅，但她没有这样做。她深知赵春梅的心，更知方志强的心。此时此刻，方志强需要的是自己，而不是赵春梅。尤莉只能以一声轻微的叹息声报答赵春梅。

仲秋月色，如水似银。尤莉和方志强并排向月光下的山坡树林走去，空气里飘溢着浓郁的桂花芳香。树叶秋草的影子隐隐绰绰地投射在面前的山间小路上，充满了诗情画意。林外是一个喧闹纷繁的世界，林中却是一对对情侣的天地。当方志强看到路旁树影下一男一女拥抱亲嘴的时候，人类的天性如火如荼地冲动起来，他猛地搂住了尤莉的柔美的腰肢。于是，一对久别重逢的恋人，深深地、久久地吻在了一起……

她如同大梦方醒，将脸埋在他的胸前，娇喘吁吁地说道：“亲爱的，再，再给我一次……”

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觉得两个躯体在默默地溶化着，美丽地融合着……

第二章

早晨七点多钟，尤莉才起床。她蓬松着头发，来到洒满阳光的阳台上。

热恋使她心醉，使她连夜失眠或者迷迷糊糊地做些五光十色的梦。眼圈上的黑晕越来越明显；有时看书会不自觉地笑出声来，嘴里还不停地哼着谁也听不懂的小调。她每天轮换着穿最漂亮的衣服，出门前反复地照镜子。每天晚饭后都匆匆离家，迟迟归来。这一切只有妹妹尤维知道内幕，她严格地履行着为姐姐保密的义务。但细心的母亲还是看出来。吴亚妮是过来之人，她懂得除了恋爱，没有任何一件事会使一个姑娘如此失态和欢愉。“莉莉，”她问女儿，“你这几天象掉魂似的，怎么啦？”

尤莉撒娇地一歪脑袋：“没怎么呀。”

吴亚妮又暗地里问尤维。维维不等母亲说完，便扶了扶眼镜，淘气地行了一个九十度鞠躬礼，郑重声明：“亲爱的妈妈，孩儿无可奉告。”转身风一般地下了楼，楼梯口留下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吴亚妮望着小女儿的背影，无可奈何地摇头叹道：“真是女大不由娘啊！”她把自己的疑惑告诉了出差归来的丈夫。尤毅略一沉吟，说：“莉莉这孩子，不至于有这种事瞒着我们吧？”

“你呀，真糊涂。莉莉已经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大姑娘啦！”

“这倒也是。”尤毅倒背双手在地板上踱步。

“老尤，我说，桂家那头就给莉莉定了吧，维岳可真是出众的孩子，人漂亮，有才华，最近又当了部长秘书，前途不可限量呢。”

尤毅皱着眉，摇摇头说：“不成。莉莉一直不同意，我们不能包办嘛。”司局长说话是不用感情代替政策的。

“啊，这倒是，不知莉莉这丫头是什么心计。维岳的条件并不比她差。”她帮丈夫整了整衣领，“听说老桂又要升了？”

“你消息倒挺灵通。”尤毅看了妻子一眼，选择一下词句话说，“告诉你吧，还可能进林副主席的‘铺子’呢！”

在高层圈，人们把林彪及其亲近同僚、部下戏称为“林家铺子”。

“天！这么快？”

“快？”他扫了一眼胖瘦得体、既丰满又苗条的妻子，叹了一口气，“梯子越长爬得越高。桂主任是林副主席的老部下，跟得紧，举得高，哪有不上之理呀。”

“所以我说，莉莉这门亲事非同小可。如果跟桂家成了，老桂在上头一句话，你这司局长不就说提就提？”

“咳，你尽说些什么呀，这不是野心嘛。”

“哟，”吴亚妮用指头在他脸上一点，“还和我打官腔哪！得了，你的资历比老桂不浅，他能升，你为什么升不得？”多少年的司局长，都当出老茧啦，当个部长也不为过嘛。多年的媳妇熬成婆，顺理成章。一大溜部长都是巴掌大的字识不了一筐的天老祖，却把你这个上过大学的晾在一边，这不公平嘛。”身为人事处长的妻子动了感情。

“得了，得了。”尤毅摆摆手，“背景。明白吗？得有背景。老桂不是林副主席的老部下，也不会有今天。我如果有背景，上得不会比别人慢！”

“所以，莉莉的亲事马虎不得。”

尤毅再没出声。

晚上，当尤莉容光焕发地跨进家门的时候，发现父亲回来了。她先一愣，随即恢复常态，热乎乎地说：“爸，出差回来啦？”然后捧住尤毅的大脑袋，在他满是胡茬的脸上亲了一下。这是尤家的传统，谁出远门或归来，一家人都要亲个遍，祝愿一路平安或祝贺平安归来。这是个令人羡慕的和睦家庭。尤毅慈祥地笑笑，拉女儿坐在自己身旁。尤莉发觉妈妈毫无表情地坐在维维身边，维维正在朝这边使眼色。尤莉明白，父母要正式过问自己的事了。

尤毅伸手给女儿拢了拢有点零乱的头发，轻声问道：“莉莉，这么晚才回来？”

“我有事嘛。”她低下了头。她敢跟妈妈撒娇，跟爸爸可不敢。尤毅在这个四口之家中是说一不二的元首，慈祥 and 宽容反而使家人更觉尤毅的威严是不可抗拒的。当尤莉正在紧张地考虑如何过这一关的时候，尤毅又问：“听你妈妈说，你最近几乎每个晚上都很晚才回家。能告诉爸爸你在忙些什么吗？”

尤莉虽然有些忐忑不安，但还是决定和盘托出她与方志强的关系。方志强也希望在离开北京之前见一下二老和妹妹。维维也多次以泄密相威胁，要见未来的姐夫。今天，既然父亲问起这事，正是个挑明的机会。她理了理头发，从头至尾详述了她和方志强认识后的一切情况，然后紧张地等待着父母的态度。她相信，通情达理的父母会理解她在爱情上

的追求的。

尤毅一言不发地抽烟。他明白，女儿和志强已经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他同时深知，莉莉是一个极有主见的姑娘，她认定的目标是很难使她放弃的。“莉莉，你前年到南京市实习时，方志强真的救过你的命？”他提了一个意外的问题。

“是的，爸。”

“你这孩子，这么重大的事，早该告诉我们。”他找准了对话的枢纽。

“爸，方志强认为这算不了什么。”

“话虽这么说，我们做父母的总得好好谢谢人家嘛。”说到这里，他把话题陡地一转，“他的学业和人品如何？”

她得意地回答：“南江钢铁厂业余大学学生会主席，学业比我强，每门功课都是满分；文章写得特好，字更漂亮；吹得一口好笛子，拉得一手好提琴。至于人品，算得上一个堂堂的男子汉。”

维维在对面用手指着她。母亲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有他的照片吗？”

她从贴身上衣袋里拿出一张方志强的全身照片递给父亲，维维呼地跳过来，母亲也跟了过来。

“哟，小伙子很帅。”尤毅冲妻子一笑，“你说呢？”

吴亚妮没做出任何表情。维维把照片拿到一边细细端详。

尤毅的微笑一直没有消失。“这么说，方志强完美无缺罗。”

尤莉乖巧地说：“爸，他哪方面都好，就是有时高傲得象一头西班牙公牛。”

这是一个缺点吗？尤莉可不这样认为。世界上的男人千

千万万，真正的男子汉却不多。一个心比天高的女人，她心中的偶像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不是一个奶油小生。

她这个不恰当的比喻，把沉着脸的母亲也引笑了。

尤毅微微一笑，问：“你们已经私下说定了么？”

她点点头。随即意识到不妥，改口说：“正要跟爸爸妈妈商量呢。”

母亲说话了：“如果我们不同意呢？”

尤莉不自然地一笑，撒娇地搂住了母亲的脖子。“妈，我相信您二老会喜欢他的。”

妈妈侧转身，双手捧着尤莉鲜嫩的脸蛋说：“真是个孩子。终身大事儿戏不得，你要三思。我和你爸也要为你着想。”她拉女儿坐到沙发上，抚摸着她的满头秀发，亲切地说：“方志强的人品如何，我相信女儿的眼力。只要你喜欢，我和你爸也一定会喜欢的。问题是，他出身工人，又是个业大杂牌生，前途有限吧。何况工厂不安全，万一出了事怎么办？那不要拖累你一辈子吗？”

“他人好，其他我不管。”她顶撞母亲的勇气是绰绰有余的。

“人好能抱着啃哪？孩子，我可不忍心让你往火坑里跳。”

“假如我要跳呢？”尤莉也真说得出来。

母女俩的脸同时拉长了。

尤毅连忙出场打圆：“好啦，莉莉别和你妈争了。莉莉是大人了，个人问题由她自己作主吧。我们做父母的不要过多地干涉。我看方志强说不定是个有造化的年轻人。”

尤莉抬起泪眼，扑到父亲怀里。母亲进了卧室，“砰”地一声关上了门。维维站在屋中央手足无措。

尤毅亲切地抚摸着尤莉的头发，问：“莉莉，好孩子，别哭，告诉爸爸，你真的喜欢他吗？”

她点点头。

“他真的喜欢你吗？”

她“嗯”了一声。

“这就好了，两人只要都是真心就好。”

房门开了，吴亚妮探头门外，正色地说：“老尤，我告诉你，莉莉是我的女儿，她的终身大事必须由我作主。”

尤毅笑呵呵地说：“你呀，快睡吧，都半夜啦。女儿的事我管你管还不一样嘛。”他问女儿，“志强还在北京吗？”

“在。过几天就要回南江去了。”

“哦，”他说，“这样吧，明天我向部里请假，叫志强来家，让我们看看。哈，说不定你妈会回心转意呢。”

第三章

尤毅早起，站在穿衣镜前刮胡子。镜子里是个持重老成的高级干部形象。方脸盘上端正地长着高大的鼻子和一双大大的眼睛。大嘴一张，露出两排闪光的牙齿。青青的络腮胡茬衬得他脸色更白净。宽阔的前额下，两道浓眉利剑一般插向耳旁。带垫肩的青色呢制服，使他显得高大魁梧；浓黑的大背头更增添了他的几分风度。由于保养得法，他这四十六岁的人身板不胖不瘦，充满活力。这个上过理科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早已放弃了他热爱过的专业和对科学的追求，而在政治上平步青云。但他并不满足于司局长的职务。他对权力和地位有一股强烈的欲望。但他深知自己没靠山，也没有机会。现在的尤毅，对靠山和机会都在进行研究，并且已经走出了一步棋。

前不久，部党组决定派人到基层去考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他以党组成员的身份要求担当了这个任务。

他这次出差没带一个助手，回京后也不要秘书代劳，亲自写出了考察报告。他相信，这个报告将会得到中央文革的重视，有可能会以中央文件下发或由中央报刊登载。无论哪一种形式，都将为他带来好处。

第二步棋看来不好下。但他自信能下好。他意识到，在

任何一个非凡的家庭中，儿女婚事无一不带有政治色彩。桂维岳的父亲后台硬，只要莉莉成了桂维岳的妻子，自己也就有了一个靠山。但女儿却在真情地追求方志强。今天，方志强就要上门了，怎么处理才算是一个万全之策？他刮过脸，躺在沙发上，闭上眼，沉浸在苦苦的思索之中。

“爸，吃早点。”尤维端着牛奶和面包立在他的身旁。他欠起身，接过瓷盘，微笑着问：“志强什么时候到呀？”

“他九点来。姐姐接他去了。”

“噢，那好。”他点点头，对维维说，“你今天要配合你妈妈，招待好志强。将来他可是你的姐夫哟。”维维嘻嘻哈哈地说：“爸，妈妈招待志强是违心的，你也是勉强的，我可是真心的。听说今天还要请桂维岳，是不是想让姐姐用抛绣球或是考试的办法选驸马呀？”

“瞎说。维岳是我家的常客嘛，今天让他来陪陪志强有什么不好呢？”

方志强早已等在约好的地方。尤莉带他到百货大楼里，为他买了一套她很满意的衣服，一双棕色皮鞋，并以方志强的名义给维维买了一件羊毛衫，给二位老人买了糕点。这些事方志强根本没考虑过。在路上，他开玩笑地说：“你把我打扮成模特儿啦。”

她瞟了他一眼，告诫他：“你今天表演要出色点。”

“你叫我演戏呀？”

“比演戏难得多。”

“我知道了。莉莉，我想，过去考状元也不会比这难多少吧。”

到了尤家，方志强把礼物送给尤莉的母亲，亲热而有分

寸地叫了“伯父”和“伯母”，然后把羊毛衫给了维维。维维当场试穿，高兴得直跳。他说话文雅，彬彬有礼，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尤毅和妻子开始理解女儿为什么会对他如此痴情了。这时桂维岳进来了。这也是一个英俊而又充满活力的人。他把方志强的手握得生疼。维维根据姐姐的吩咐，在他们没作自我介绍之前，抢先说：“我来给你们二位介绍一下。”她指着桂维岳，“他是部长的秘书，将来的部长接班人。”桂维岳露出满嘴白牙，哈哈一笑，大方而又滑稽地摆摆手。维维拉着方志强的手摇了摇，“这位是我姐姐的未婚丈夫，我维维的姐夫，我尊敬的爸爸妈妈所选中的贤婿。”弄得全屋人哭笑不得。尤莉注意到，桂维岳的眼睛仅仅多眨了几下，竟声色不露。他这个人有这个本事。

尤毅陪着方志强叙了一会家事，起身说：“我和维岳去部里一趟，准时回来吃饭。午后我有时间，好好聊聊。”

尤毅是准时回来的，桂维岳因部里有事没有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方志强俨然成了这个高贵家庭中的一员，他坐在尤毅和他妻子之间。尤毅给他斟酒，吴亚妮给他夹菜。

好不容易吃完饭，大家说了几句闲话之后，尤毅对两个女儿说：“你们去买电影票，今晚全家陪志强看电影。”

尤莉心头一热。这是个积极的姿态。

方志强随尤毅走进书房。坐下后，随手拿起一本《鲁迅全集》。

“你喜欢鲁迅的文章？”尤毅笑眯眯地问他。

他点点头。他不愿在尤毅面前发表过多的见解，以免留给他一个夸夸其谈的印象。

尤毅一边抽烟，一边习惯地在书房内来回踱步。他说：

“鲁迅先生对生活的认识入木三分。他正视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我最佩服的是他的勇气。”

方志强接过尤毅的话说：“伯父说得对。鲁迅先生是我们的楷模。”

“我昨天才听说，你和莉莉正在相爱，是吗？”尤毅忽然转了话题。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丢了鲁迅，也许鲁迅对他没什么现实的重要性吧。

方志强点点头说：“是的。我和莉莉都认为要征求伯父母的意见。”

“好！这很好！既然这样，志强哪，我很想知道，你真的爱小莉莉吗？”

“伯父，我是真诚的。”

“好，我相信。那么，反过来说，小莉是真正爱你，还是一时感情冲动呢？”

“这？”他犹豫了。因为这个问题应该由尤莉本人来回答。

“怎么，你说不清楚？”他踱步来到窗前，望着楼下的人海车流，然后慢慢转过身来，“志强，听说你救过莉莉的性命？”

“伯父，”方志强委婉地申述道：“并不是每个人都把这件事看得很重的。实际上，我和小莉相爱，与我救了她的性命并无直接关系。”

尤毅揣摸到方志强可能已猜到了他同他进行这场谈话的意图，同时感到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并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对手。他微微一笑，递给他一个剥开的桔子。

“吃吧，川桔，挺甜的。”他坐在他的旁边，亲切地说。“你说的可能是对的，不过作为小莉的爸爸，我很想知道，你